

魔窟谋影

史维国著

●明天出版社●

I247.5
3630

BK 89/20

魔窟谍影

史维国 著

（内容提要）

（作者简介）

（目录）

（出版说明）

（定价）

明天出版社

1989年·济南

魔窟谍影
史维国 著

明天出版社出版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 11印张 233千字

1989年10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785

ISBN 7—5332—0683—5

I·97 定价：3.80 元

——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宁肯背着骂名死去而毫无怨言。这就是我们地下工作者的格言。

——烈士遗言

目 录

楔子	1
第一章	受派遣打入敌营 正军法初结怨恨 3
第二章	接关系力挑重任 遇伏击威震群顽 14
第三章	巧安排再斗恶凶 密接见初识匪首 33
第四章	试枪法铁牛慑服 逢刺客世杰得宠 53
第五章	被信用巢穴巡行 防祸端走马换将 74
第六章	政工处处长失职 总机站站长施暴 92
第七章	生疑心司令杀侄 识毒计副官斥美 114
第八章	找靠山公开投敌 寻破绽暗设陷阱 133

第九章	精筹算麻痺万第 密施计轻取祁庄160
第十章	擒内奸智设连环 闯魔窟误中圈套181
十一章	使计谋覆敌荒山 借机缘侦察河源201
十二章	耍手腕恃权逞威 展奇技严惩梟奸226
十三章	王子绍拼死逃生 赵世杰挂帅遣将255
十四章	鼓士气群魔乱舞 励斗志双英互勉277
十五章	尽职守含笑献身 明心迹自投烈焰296
十六章	情凄切仓惶出逃 意龌龊恹恍殉葬314
	尾 声335
	作者的话344

楔子

屋里半明不暗，在昏暗的油灯下，坐着两个军人。从满屋的烟气缭绕来看，他们显然已经密谈了好长时间了。

“肖部长，我一定完成这次任务。”年轻的军人从文件堆抬起头来。他已经细心地阅读并记住了“自己的”经历，及那个已经不存在的敌营情况。

“都记住了？”肖部长关切地看着他。

“记住了。”

面对着肖部长那审视的目光，年轻军人信心百倍地站起来。他感觉到党的信任和自己肩上所负担的重量，但他更感到劲头十足，仿佛自己成了扭转乾坤的巨人，可以让河水改道，

沧海变田。他毅然决然地准备开始一番新的完全陌生的生活，开创新的局面，打开另一条战线……

报晓的公鸡叫了。

肖部长严肃地站了起来：“你的代号是零号情报员，任务是十分艰巨的，党相信你会很好地完成它。当然，你不是孤军作战，组织上全力支持你。”说着，他紧紧地握着年轻军人的双手，是那样有力，那样深沉……

第一章

受派遣打入敌营 正军法初结怨恨

1944年春天。

细雨蒙蒙，一支七零八落的队伍，像惊枪的兔子一样，沿着泥泞不堪的海莱公路，涌向通往大芥的小山道。

背后的牙山早已隐没在雨帘之中，被摺在几十里地以外了，可人们却仍然感到它那巨大的威胁，个个你争我抢，互不相让，唯恐走慢一步，就会被它重新拽进那无情的地狱里去。队伍早已失去了出发时的威风，一个个缩着脖子抱着肩，不断地哆嗦着，用枪托、树枝当单拐，一跌一滑地在泥水中挣扎。队伍中不时传出“扑嗤”、“呱唧”的摔跌声，那牢骚声也越来越大：

“操他奶奶的！天老爷也和咱爷们穷对付！大春天也下起雨来！”

“老子算倒了血霉！生生叫炮弹片给啃了块肉去！叫雨这么一泡，哎，这个罪……”

“是呵，到了牙山，算进了鬼门关！不死也得脱三层皮！”……

“好呵！乔胖子，你他娘的又在扰乱军心，图谋不轨，我毙了你！”万人恨的一排长叫着，并气势汹汹地用手枪指着乔胖子的胸脯在喝叱。这时，队伍挤成一团，忽听传来一声喝斥：

“怎么回事？停下干什么！还不快走！”

话音未落，一位军官骑着匹小红马窜了上来。他，看外表不过二十四五岁，长圆的脸上那双大眼睛流露出机警狡黠的神情，高鼻梁，上嘴唇居然仿效日本人蓄起了一小撮仁丹胡。这人叫赵世杰，公开职务是赵保原所部三团七连副连长，实际上是八路军五旅十三团侦察排长。他在敌工部肖部长的精心设计和周密安排下，打入赵保原匪部已经半年多了。这时，他满脸肃杀的神气，扬起马鞭，把大盖帽往上一顶，那犀利的目光直刺向一排长，大声喝问道：

“一排长，队伍为什么停下？”

“报告副连长，这帮家伙想开小差！我——”

“混——蛋！不是还没开吗？回去再说！现在赶路要紧！命令部队加快速度！天黑以前赶不回大乔据点，我就拿你是问！”赵世杰声色俱厉，毫无通融余地。

一排长气哼哼地把枪收了起来，吼道：“还愣着干什么！跑步前进！”

赵世杰骑在马上，督着这可怜巴巴的残余连队拼命往回赶，自然有他自己的目的：原来，敌工部紧急通知他，在大乔的山神庙里，联络员按规定时间和他秘密接头。想到马上就要和近一个月没见面的联络员大老刘碰头，他怎能不心急如焚！

风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倚山而建的大乔出现在苍茫的雨幕中，家家户户冒出的炊烟笔直地升到空中，结成团，弥散开，罩在村子上空，远远望去，宛如扣上了一口灾难的大铁锅。

“呜——”突然，空中传来一阵凄厉的警备车嘶鸣声，紧接着，“砰、砰”又是几声枪响。

赵世杰侧耳细听，枪声正是来自大乔村。他的心头一紧，下意识地把烟蒂一摔，跳上马，把马鞭一举，厉声喝道：“快！”腿一夹，向前奔去。

沉重的围子门一拉开，闯入眼帘的是一片混乱不堪的景象。围子墙内，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封锁得水泄不通。

赵世杰的心揪紧了。他跳下马，提着马鞭，大踏步地走上前去，铁青着脸，向哨兵厉声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哨兵立正答道：“报告副连长！从万第来的人，说是搜查八路探子……”

赵世杰的心跳了起来：他和联络员的接头地点就在后面的山神庙里，莫非……

忽然传来一阵杂沓纷乱的脚步声，从连部涌出一群人来。

“赵连长！”

一个模样长得挺秀气的军官走上前来打招呼。他一身崭新的军装上缀着中尉军衔，漂亮的武装带扎得整整齐齐，油

头粉面，还佩戴了一副茶色眼镜，脚上的皮鞋，擦得明光瓦亮。他是赵保原新纳的姨太太的什么拐弯亲戚，副官处的田副官。

赵世杰停住了脚步，从上到下地打量了一下田副官，轻轻动了动马鞭，说道：“是田副官大驾光临。贵足不临贱地，不知是哪阵风把你给吹到这山旮旯来了？”

田副官的口气略带傲慢地道：“我奉刘处长命令，带人来搜查八路？栾排长已经去搜了，你回来，正好咱们一起配合行动……”

“搜查八路？”赵世杰冷笑一声，“你们这是搜查八路，还是搜抢民财？难道就不怕司令杀你们的脑袋？”

说着，他用马鞭朝街上一指，士兵们正借搜查之名大肆抢掠：这家进，那家出，一个个行不空手。满村鸡飞、狗跳，大人喊，孩子叫。

田副官倒抽了一口凉气，身子不由得矮了半截，张大了嘴，一时竟找不出对答的话来。

“我现在是大夯据点的最高指挥官，你们闯了进来，这么胡乱折腾，激起民变，影响大夯防务，司令追究起来，到底是算你的，还是算我的？”赵世杰陡地立起了眉毛。

田副官的心跳了起来。他早就知道，这位赵副连长，根子挺硬，口气不由得收敛了好些：“赵连长，刘处长接到可靠情报，八路军的地下人员今天在这儿接头，叫兄弟我带人立这一功。今天，所有的饭店，茶馆，住户，一律严加搜查，没想到……”

“简直瞎胡闹！你当八路是傻子，会在这种地方接头？走，看看你带的人搜到了几个八路探子？”赵世杰知道田副

官是学生出身，良心还没完全泯灭，是一个坏人中的好人。现在见他已被镇住，也就不再过分难为他。他沉着脸，默默地朝村东走去。

他现在急于找到的是配合这次搜查的留守排长栾吉！

刚拐过刘家大院的墙角，就见小乡乡长刘大鼻涕跌跌撞撞地冲出大门，几乎和赵世杰撞个满怀！赵世杰本来就对这个土财主没有好感，现在见他如此莽撞，不由得火上心头，他脸一沉，怒目圆睁，厉声斥道：

“什么事，这么慌慌张张？”

刘大鼻涕那瘦猴般的老脸上，水珠和着泪珠往下淌，一条粘稠的鼻涕长长地吊在鼻尖上，那撮可怜的山羊胡子直翘翘地往上翘着，他两手平伸，手心向上，仿佛在向苍天乞讨着什么。一见是赵世杰，他那失神的眼里立刻有了光彩，

“扑通”一声就跪在地上，不由自主地哭出声来：

“赵连长呵！青天大老爷，快救命吧！你的部下……栾排长他……”

赵世杰一听，立时就明白栾吉这畜牲一定又在趁机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他朝紧随在后的田副官扫了一眼，便大踏步地跨进了大院。

一阵怒骂声，撕破衣服的声音和栾吉淫猥的嬉笑声从西厢屋中传出来，赵世杰快步走到门口，一脚把虚掩的房门踹开。

屋内桌椅板凳几乎全部四脚朝天，一个军官伸开双臂，把一个青年女子逼到了墙角。那女子左手护住胸前被撕破的旗袍，右手掩在身后，仇恨的目光紧盯着越逼越紧的野兽。那开门的响声竟使紧张对峙的双方毫无察觉。赵世杰一个箭

步窜上前去，一把抓住那军官的后脖领子揪到面前，斥道：

“好哇！栾吉！你光天化日之下，竟敢欺侮民女！”用尽全身力气，一反一正两个大嘴巴子扇了过去。

栾吉风摆荷叶似地倒过来又正过去，摇摇晃晃，好容易才站住了脚跟。他充血的眼睛大瞪着，低声吼了一声：“好！打得好！”左手擦了一把嘴角上流出来的血沫子，右手急速地伸向屁股上的手枪。

赵世杰手里的枪早已平端了起来，厉声喝道：“你放老实点！”

那女子哭着一头扑进套间。

栾吉，凭着他那本能的嗅觉，在赵世杰身上早就闻出了点什么，不止一次地秘密监视并密报过赵世杰的行动。他仗着四团团长栾子超的势力，简直是大乔据点的霸王，无恶不作，八路军武工队几次“单打一”都落了空，是个凶恶而狡猾的敌人。

“而今天，他居然犯到了我的手里！该怎么处理这个坏蛋才更有利？”赵世杰的脑子飞快地转动着，寻找着对策，权衡着利弊。

栾吉看着面前大张机头的驳壳枪枪口，把摸到手枪柄的手放了下来，那蒜瓣鼻子抽了几抽，嘴角一撇，贴上了三分鄙夷的笑意，冷冷地道：“噢，是赵副连长！这个小娘儿们是八路探子，被我当场抓住……”

“有什么证据？”赵世杰问。

这时，刘大鼻涕擤了一把鼻涕，“啪”地一声甩在墙上，恨声带哭地道：

“你！血口喷人！你三天两头，走东家串西户，哪家大

闺女小媳妇不见了你就躲老远？如今你竟敢欺负到我的头上！我也是堂堂一乡之长，是司令亲自委派的人……”

栾吉摸了一下那又红又肿的腮帮子，斜看了刘大鼻涕一眼，傲慢地冷笑一声道：“哈哈！乡长？吓死人，好大的官！你到司令那儿告我去呀！我等着！”

这句话把刘大鼻涕差点儿噎断了气，干伸脖瞪眼说不出话来。

栾吉这才转过脸来，大大咧咧地回答赵世杰的询问：

“她，前天就来到大乔，到现在还没到炮楼上申报临时户口，要不是八路探子，还用得着这么躲躲闪闪？”

赵世杰明白了，原来这家伙是在信口雌黄，手中没有任何把柄。对这种指鹿为马的行径，他气愤异常，大喝一声：

“住口！分明是你强奸民女，被我抓住，不低头认罪，反倒在这里油腔滑调耍笑我，你把军纪放到什么地方去了？军法是怎么规定的？”

栾吉满不在乎地扶起了一把杌子，在上面安然落座，悠悠然地翘起了二郎腿，冷冷一笑道：“赵副——连长，就算我玩个把女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到司令那儿告我去呀！我不在乎。谁要是熊了，就是大闺女养的！”

他有意把个“副”字拖得老长老长。还没等赵世杰开口说话，就又站了起来，整理了一下歪斜的皮带，朝套间里瞥了一眼，用戏剧里才会有的姿势夸张地向赵世杰鞠了一躬，说道：

“赵副连长！这八路娘儿们就交给你了。你可别忘了在功劳簿上记上我这一功！”说完，拔腿就要往外走。

赵世杰的肺都要气炸了。他大喝一声：“勤务兵，把他的

枪下了！”

栾吉嘴一咧，那两颗大金牙闪闪发光：“哼，哼！赵副连长，要缴我的枪？这不，在这儿，你拿去！我倒真想看看你怎么向栾团长交账！”他说着，从容地把枪摘了下来，连枪套一块儿往桌子上一扔，转身就走。

赵世杰倒握栾吉的手枪，后退了一步，对仍站在一旁看热闹的勤务兵怒声命令道：“把他给我绑起来！通知号兵，全连紧急集合！通知村民集合！”

凌厉的集合号声划破了阴霾的上空，加上村公所那面大锣的轰鸣声，使人们纷纷涌上街头巷尾，乱糟糟地挤在刘家大院东的小学堂操场上。

被五花大绑起来的栾吉，一听号声和锣声，心里就发了毛，不由得打起了边鼓：县官不如现管，先服服软，混过今天这一关再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朝大口大口地喷吐着烟雾的赵世杰“扑通”一声跪了下来，刚才那股子疯狂劲儿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那双死羊眼死死地盯住了赵世杰，口中不住恳求道：

“赵……赵连长！看在咱弟兄们平日交往的份儿上，饶我这次……赵连长……”

赵世杰对栾吉的哀求充耳不闻，他悠闲地叼着烟嘴，又喷出了一口烟，一串烟圈一个跟一个地升了空。他正在紧张地思考着杀掉栾吉会对自己有什么不利影响。

栾吉见赵世杰毫不理睬，心中更慌了，他弯下腰，在地上连连地磕着头，嘴里哀哀地恳求道：“赵连长，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我叔叔栾团长的份儿上，您老就高抬贵手，让兄弟我过去……”

赵世杰一听这话，微微一愣，他那浓密的黑眉略略一皱，接着就舒展开了：身为赵保原主力三团、四团的团长，王子绍和栾子超虽然同驻在河源据点，但为了独霸莱西北这块风水宝地，明枪暗箭，早就超出了面和心不和的程度了。团长不睦，下面官兵的关系自然也紧张。虽然现在还没发生大规模械斗，但是小的磨擦接连不断，如果自己在这种时候推波助澜，三团、四团的分裂岂不是水到渠成的事？在这种情况下，利用矛盾，除奸惩恶，正可一举两得。想到这儿，他把身子猛一转，两眼直瞪着满头大汗的栾吉，坚决地说：

“军法如山，这个主，我这个小小的副连长可作不了！你身为军官，不是不知道！”

栾吉一听“军法”二字，头磕在地上，连连作响，眼泪像开了闸的小河一样淌了下来。他声嘶力竭地嚎叫道：“赵连长，为一个女人，你不能杀我！大人不记小人过，你怎么处罚我都可以，只求你别杀我，留我一条狗命……”

赵世杰脸一扭，朝一旁呆立的勤务兵把手一摆。一双臭袜子塞进了栾吉的嘴里，他干“呜呜”说不出话来，只急得大白眼珠子乱翻，浑身乱扭。赵世杰狠狠地踹了他一脚，对不知所措的勤务兵喝道：

“还不快把他给我拖出去！”

刘大鼻涕一听“军法”二字，脸都吓白了。他知道栾子超是吃人不吐骨头的魔首，真要把他的侄子杀在大乔村，这个小小的山村能不能保住还在两句话之间呢。他小心翼翼地走到赵世杰面前道：“赵连长，这事我看……”

赵世杰厌恶地把手一摆，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没你的事，你怕什么！出了事，统统由我姓赵的兜着！”